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四明樓

論大方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乎前任人者氏自  
紹興末年得李尺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  
諸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丹未  
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  
一邑元不常問而崔斯之乃日哉三松之門巫  
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友吾兄皆崇為之率以



勤幹二其令有聲於時是色玄小思繼家声  
庇我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識獄凡邑之  
寄人府不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与尉或  
不与也侵官固所不敢、慢官乎求亟之取又  
自有常平雇役然制等緡尔動以千万計境内  
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即垣部使者萃于  
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干又時奉檄以运它郡会  
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无尺寸自見以及  
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言欲一  
日掃混之暇不可得未可以益田之言為膏然

也余讀書莞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

錢塘縣廳壁記

錢塘古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澤  
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旧負  
郭二邑事体寢重它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  
年有皆水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未縣中書擇  
才授任秩蒲許以陞擢於是選任二重仁和乃  
分塘之分故錢塘為尤重為旧治在塘門内  
尋入景靈禁籞乃以華虞僧坊故址為之在

國瘁之西南邑鉅事發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  
宋尹价始至其滯撥煩坐以元事首作夫子廟  
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集因又表彙前任人  
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右蒐考史傳自宋元  
嘉中劉道直至吳越罷隱凡十人 國朝張台  
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年月亡者缺亡  
使後有故焉尹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  
推飾更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其  
与居素有姻好喜尹之後於仕也為之記始末  
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元也然縣事去民最親

負台不可得欺彼卓大傳元魯山諸公暑于民  
心千載犹不忘盖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尹尚勉  
之

公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四明為東南大邦海吊三重比道海盛東控高  
廉日本濬國 高皇而巡駐驛臨安北馬控拖  
要地治置公海制置使尋命守臣函之凡以浙  
淮東瀕海之州皆課為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  
東四郡檢校少保邦公仲苟徵猷因待置仇公  
念皆嘗領之切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一司

俱罷隆興元年海寇循獫戶部侍郎趙公子清  
以數文罔直奪士出鎮復葉制置使以重具擢  
獨置議暮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遂於之張大  
大年始烏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常以軍器監  
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倦游念歸遂仕于家又  
因入人望今以天侯一日謂其曰時平罷警慕  
府多有又出然制司仕重以之參佐敢忘其事  
保刻石紀前任大名氏日隆興始且子之先尺  
嘗為是夜天子為我記之侯崇為魏城陰梁二  
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过人此賤能元以表

見然嘗造其公宇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  
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事類不苟識者多稱  
其負公既與侯游又因得以內肖姓名記先君  
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縣志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  
數家考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柳越  
州節縣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  
柳於鄒明今為慶元府鄞復為鄞翁山即昌國  
也大曆六年三月四日廢於素晷之亂故唐書

地理志元和郡國圖志止列四縣曰却奉化慈  
溪象山而圖志於鄒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即  
青秋所謂南東越城吳請吳王居六者也其洲  
周环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廩：圖經翁山一  
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犹存  
皆今之縣境也 皇朝端拱二年始為鹽場熙  
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則富戶三鄉典勤縣  
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鬪訟盜賊事王文公嘗為  
勤令劄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之  
一鄉隸焉初以邑戶俾費、兼簿領之職隆

興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  
武尉西取始分邑之末立一尉獨氣承平民有  
餘力官舍壯麗宅邑元能及者而簿所始曰章  
創以資弊晒居者懼將壓焉累政歛為而力不  
建慶元二年平陽楊尹既至慨然欲二新之元  
教尹公勤敏明乎上下堂城為之圖即造淳  
梁邑有餘材居請待之指資調度邑人相与令  
材效力不功而集鳴工於三年初夏咸成於十  
月之乙未為廳三間高廣力於前數尺附以軒  
祿是後所名之神祠十左廟虎吏舍一切更造

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後天二千優與之直費亦  
才十紙文者爭持酒幣以犒之從嗜曰民不告  
勞而輸無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民于朝叔人  
利困史嶠雲以書來四身于楊且臣欲附計憂  
一試望有以忠雇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人也初一見而奇其貌少文令又茲  
知其才矣余勤人也而未嘗涉海第向出定川  
蛟門山承天元際風帆迅鼓旁日而後至昌國  
故宮有宝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惟邑  
人往來誦楊尺之政至公客口笑物之初臨事

不苟如此遠業殆未可重也邑士詩記其實耳  
曰揚后持去不万以死傳故依然子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郡縣丞雖不作然位高向偪大平如藍田陸記  
所言余頃贅依月三日於故給子吳公希公曰  
吾嘗三子之進則有彼權之誠退則有避子之  
謗余曰處於材不材之口可乎云曰子得之矣  
慶元於今為輔局二車有三心東西南廳而南  
為勝城中一湖窮為絕境公守據具陽盡得十  
洲三馬之安且為推酌之所立今猶以名其橋

南度增負始以房此參改我公重建紅蓮閣於  
前運使傷公大異廳所照二廳皆扇趨名此楊  
現焉今董君嘗入制暮先君之節時為參議官  
同倦頗久衆此却風土制秉別駕車以未既至  
首話端前任名氏登之石以房刻見膏有故相  
竹三請不勅亟為之書併以所親應向知昔老  
文君之文人實改在思陵元師府為名臣窮  
法疏傳猶有此臣之風占此一舉足以凡居官  
之不苟淳熙初魏公易鎮罷倖二丙置吾史司  
馬之成故更六年而殺四華君以大然金員外買

錢清鹽場廳壁記

永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白浦陽  
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旧名浦陽也厚志載  
越則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  
移曰隱兵而淺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為  
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老  
士乃灵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列  
名已久至昌傳言軌昌屯西紅至代吳越世家  
又言西小江豈止謂此江耶或言江漢及也持



百尔送太守刻家、各为取一大尔取此表焦  
清去熙寧百部使皆盧秉論鹽課云越之冬清  
場江水清淡以云尔額不害三江曹科兩場  
老吏云崇寧改鹽注始以錢清尔為之場且基  
雖阜四課乃曰教園之所今猶日為教場亭民  
东凡十餘戶、冬月五盜一席豪及既侵奪其  
地邑胥又是方漁獵之復有私般通注之搗童  
餘三十一戶而額又減便之涌出是以重困西  
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遭負念積矣從弗錫孤  
苦力承久處土庠幸取世租項射东陽額者能

聲薄而高此不敢不謹撫存豪民既為之剔蠹  
疏源又問為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  
而課亦隨遠遂增九分有亲游字連于崇寧二  
年適百年矣雖顧敬之甚高亲幸四州略嘗  
駐蹕其中鋪子一新云食使得十尔而為屋  
三十餘楹完敬雜索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于  
考司尔物之出人夜吏皆不尔君民仰嘆以為  
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  
八百丈上塘千三百餘丈添兩兩埭造南岸大  
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也

來求壁記將出前伍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  
大槩併記之庶後夫者有考云

池州教員所壁記

秋涌也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  
有李太白杜牧之遺冠犀投之此有自爽矣吾  
甥求嘉辰申之祖息力爭繼世科力郡博士其  
行也求贈以言甲之後而好文進季不待功勉  
特以其少孤自云將為人師慮鮮琢磨之益大  
出兄有師保知傷父母以遺之之哀夫凡則冢  
教育有序矜佩回風以也求壁記告之甲余

嘗客授子之師矣季元止法季然以知不足教  
然以知困古人之言甚百深矣非莫和工孝白  
以為是非言於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教季半  
傳說之說不以爲其君而季記以爲教季相長  
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以待言而講說人所從  
了推孝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厥志于季當自  
知其不足用力于教者自知其困不足因于  
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出諸壁以銘坐古  
且拂以告以來者

文選見生文集卷五十五

二八二

文選見生文集卷五十五

記

慈溪縣與修水利記

四時樓

錫大防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巖原自越至上亭而久一貫色中一環邑前已復合焉縣之西北有水出羣山曰池而東來未必縣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曰有南啓南以時遇霖潦則泄之游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吏其利又通下流以入縣水勢朝拱

映階左右舍於陰陽家言亦猶宅山之於郡戒也昔人創邑之初為具溝於并市橫三浚四甚開二者如帶之垂為梁於止而道舟於下堰其南而立斗門於東呼歎江水脈洛通貫按其圖大槩為古澮洫之制歲以百發永無瓜豎旱則仰游收乍盈湯涸民勞漘甚縣河洩於菰蒲叢坐居民因侵其勞龍木尋室日就涇微兩隄則盜溢沈墊已則汚穢停滯氣壅不宣多起病度豈惟不足以伎濯瀉之湛年來弊一再大延熾數百家眼拱而莫之救病又甚焉邑先承水利

之職簿實司之蓋有欲為而不能遇者會令局使岳公方提舉常平事按行郡邑首詢利病驗人今辭有清迺下其事使亟圖之主簿趙君推跡木原慨然哉復其旧告諭父老泪率子弟莫不勸趨允田于西者畝止錢三百首遣南於彭山先為長隄以捍江潮徹故南餘址悉以石為之長十有一尋廣四尋中闕丈有二尺扁以層版經始於淳熙士三年文孝秋七月沈夏貢子百六十万工五十重築四埭以障支流西鄉之利既興逆修斗門復拍金氏為之倡二者皆

堅緻精密凡日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為瀆河  
之役趙君譬曉明白上萬交孚於是家白為役  
不待程督愁霖之餘開霽踰月若有相之者盡  
徹壅蔽始見故道穰剔浚治上不告勞何廣一  
丈五尺深七尺中可廣工丈六尺深如之引西  
流而灌之渌波汪洋舟楫適濟又可以溉邑下  
之由易去橫狗增董泓累首年日觀下但復還  
如人之身氣血滿鬱疾疹隨生醫巧藥良道之  
流通則子体和暢精神自信耄揖雜然相賀且  
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幾乎趙后佳公子也種

孝績文以儒科自奮笑資固敏吏子極下荀二  
後之與皆成於同僚協謀而制其村吏選里七  
之才而今者以司會計不便吏與其間故財不  
蠹民不擾一筭不施而利具嘗除可傳永久咸  
渚池之余觀者循吏胡江解外功止一吋惟水  
利之具則可以惠民於無窮也豈聞非小務此  
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事行者之過也善乎蘇  
頴濱之論由乎起無漸人不素講木知水利之  
所在而先遣使者力乎必以蓋已甚貫勞切中  
當時之病恭惟皇上永民之瘼如怨弗及一

以此多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賢深之吏惟無  
作作則實利及民費不失常所在盛潰由全之  
法良有同舉行惟謹而佑色之質又有如趙君  
之整必遲以年歲所消多矣及來者尚有以增  
緝之批趙居名汝積字高如漢恭憲王之裔  
熙陵八世孫也

荆門軍義勇中校庫記

文武元二道有甚多則又有其備方之義也荆  
門王使君銖之子也甲不忝於先烈竭方從  
勇有聞於時始至百民疾苦皆以財殫民負姦

豪得志通逃為孽人石真居為言君田是當有  
以次第為之收蒙泉以釀元而利入日倍墾荆  
椿以自田而曠野以闢扞隱戶以增官賦務農  
功以功本業崇飾孝技握室孝悌嚴釋奠之禮  
功悅士子以鼎文風以續先參政之墜緒鋤治  
豪強修飾父政明饋信令以制適卒盜賊之  
无良者遂斥垢教義勇又能釐類名魔通益增  
置勤傳以便往來謹邊鎖絕支徑申嚴法禁以  
謹泉貸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成以  
最用可以少保矣一卒以佐醜殺三人捕得之

誅之以聞上嘉歎以為死罪可待威元流罔  
姦究屏迹載念郡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為重  
在尺籍者四千人顧視所用畧田之屬名數雖  
具在而積久不用任置无法弊于郡治庠庠  
滯壓朽腐兵氣不揚尺既親少下試以作其勇  
且曰兵不犀利午空手同甲不堅密年祖禡同  
是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方一延燔則  
又將城成而老餘矣乃度基於郡之西北虛曠  
凡百餘丈繚以固墻阻以深溝以之父材以守  
子朝有若下德曰乾金未以濟其項博熙十五

年八月庀役不究月告成爲屋者千楹廳百居  
中置樓於門所戾翼如也史君爲政抑百謂知  
所先沙女事武備无有不及者足以爲保朝矣  
荆一多古迹義勇之士服習教法持利兵以責  
勇望當陽之長改其亦有幕張盤德之橫牙拒  
敵者乎幕府翰臺之士登斯樓也挾清漳之通  
浦倚曲隄之長洲其亦有爲仲宣之賦者乎使  
君其進之

秦州重繁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於淮東捍海之堰：在秦州梅

陵源地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曆中點陟使李承  
白楚之塩城南入揚州綿亘通秦之境不惟蔽  
遮民田亭竈附依尤利益車至天至初范文正  
公又忠丈之徒握少西以避海濤之衝發運使  
張給轉運使胡令儀實至張是百一百四千三  
里有高麗其奴以為同置兵及百人分起五寨  
專外繕修崇觀之妙始克它殺乃元一人守若  
宣和堤決壞田三百餘頃給具七年又壞堤凡  
半越二年始修成已不如其至之堅密厥後復  
舉朱冠知知州百餘子寅張子正魏欽績皆因

壞增修子寅又請監場官分視捍堰各守其境  
淳熙十三年提舉趙鞏相海所衝曰六澤浦辟老  
而新之社於旧三倍旦柵其外十三里更設尖  
堤六里於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患選伯觀度  
元二年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吳渚沂亦有土  
月堰一臨海洋子元塗泥為之固護地形就下  
紹興以來四趾移築民田之墊於海者十五果  
衝損海陵堰身之里餘如阜亦壞十餘處遂監  
損甚提舉王公寧覓之州然然命知海陵縣陳  
之綱以視利害請後八二里重增九人基厚二



丈九八面成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止志量度  
會許創立基址計三十四里一百九十四步用  
工二十八萬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堰若  
不及今移築則堰伯之日當為亦困且將浸漑  
旁入橫流四出為害蓋丈亟以奏聞且言水政  
臣職也敢憚改作所費雖重樽節財用銖積寸  
累願就茲役年敢以煩朝廷伯及仲重農事未  
與之時亟圖之正月甲子刻上凡再旬而得請  
遂止月之日亢役至公月之日崇成无就事  
再招海陽兵士百人分置五寨與宰燒磚以為

改日繕修之備仍撥之絹借幹辦公事趙不熄  
重其役公亦躬毋一片凡用若干工費若干米若  
干民大感悅而生公不自以為功也若成于朝  
遷一秩以宥之太守沈公坦走書于公曰捍海  
大堰維跨數州而學之利害尤重今日所修則  
全在下二邑賴貧使者一力為之民既不知役  
凡我同僚亦皆蒙成而无少請記之以因為之  
考圖經日記而得其貴則作而言之曰美哉斯  
役也矣又止且千載之大利省非次之負者相  
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上皆如

今天子之垂意為郡使者為郡將皆水土公之  
用心雖至於无窮可也。王子王公嘗同胡給知  
其文童吹了之絕人誠郡永嘉實繼沈公詹事  
之後秦州其子也。治亦有餘尤為王公所知。樂  
其有成欲以傳尔手。以公長子海方。一射也。  
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步焉。

餘姚縣海堤記

餘姚為紹興壯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一  
部地一百四十餘里。旧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  
魁泉雲柯三鄉沙漲土高。无風潮衝决之患。百

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湖壤實為民  
憂。其來自李村南北互于止。其方二千火  
慶曆七年縣令謝景初為之。王文公記之。今句  
上林以及蘭風四万二千餘人。慶元二年於知  
縣施尺宿所築。其中有石陵四所。計五千七百  
尺者。又其所創建也。甬人求祀于余。謝之曰。今  
尸之功力固於前人。然前賢又公之記。何敢  
為第二伴。讀石已則又曰。文公之又不万及姑  
卜記今日之實。則可矣。余外汪公少師宣和甲  
嘗為之。邑修燭溪之湖。蓮承宣之亭。其後伯文

從兄皆嘗為之婦家王氏自尚書而下四世寓  
邑中熟知海從之為害而近年尤甚大率宋起  
大六千夫役二十日計一一十二萬費縑木可  
有五千大万或不均弊凡百出故勞費如詔民  
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官而又從之屬去矣施  
民始至同民瘞舌咸以此為大病親往視之伯  
完利害及得要頌遮鄉豪之首公強幹為人  
所信服者十五人公地而共圖之尉曾趙尺伯威  
協力似助心歆集眾力以擇忠誘以久計以蘇  
民瘼承平時提刑羅公通知縣祕言水旱災嘗

以石為之令雖百竿旧迹遠在海途中則民田  
之侵多矣光因修築搜取金中旧在創築二千  
七百尺用上二十五三百六十以蔽東部之田  
惟西部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為苗故隄蕩毒  
為害甚醉以於謝家塘王家塘永寧塘三處度  
為尤隄通計三千尺尤當海水突怒之衝鄉氏  
趙明釋十行珠董其役約費甚重邑亦乏以供  
列于府于監司提奉常年劉公誠之深王其說  
旨助矣三有解益勉銳之凡所陳請幸應如響  
通守王尺介幹辦公事王尺柄左右尤為全得

特以展布限高一丈石厚一尺为一層月可  
三万尺縣公緡尔回千卷百可素色之士之分  
其鄉人助立有万上力尤重費犹木足也茲事  
既成則並海之四始尽可以无虞矣前者惟切  
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随福随壤迄云寧家吃院  
壤可漸特人子可所未尔冬而起夫春始與  
從因仍祖畢姑以办罕日隙之損无肯出力蟻  
穴猶能償慢况秋至潮起其壤必甚亟拜近隄  
我夫為之救繕晨夕方殷青黃未投安可財力  
以爲久計今則田邑官分李臨祀廟如三以廟

不暇給水利等可过有急闕趣丁月前其至誠  
愛民有不可解於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君  
者几何人於君湖之長毋人家司諫之子司諫  
用不尽其才齊志而後君能世共家下直以來  
百廢共興飾以儒雅整以有餘銖積寸累以圖  
此幸中官易地之行咸恐收于垂成及其來歸  
為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尽除去以邑告款  
而此独豐海田孔子倍入吃放大驗今已如此  
宜乎邑人歌舞之天下之可害不極則利不與  
若有數然民用已甚今以深長之思而與民庸

部使者之資建白甚明至朝勒郵民德遂濟登  
茲非止人力也沁之人守其成規隨力補治雖  
至于死可也因作為詩章命邑人歌之碑勿  
壤歌曰

舜江之為邑兮序越之東入歸瀕海兮水浴日  
而吞空石有長隄兮庸獻遮乎一同人力有限  
兮海濤之來无窮濤來如石兮日相撞春一有  
闕壤兮葦亦可障而法不可封民將為魚兮良  
田墾千為天之官兮有勞費兮民告于鞠函万  
五千之縉錢兮十二万之民上惟令之貧而才

寨官月遣十兵巡其上鄉豪又何察之隄苟  
叛即以耳於邑隨即補治其視蕩然而如之  
者豈不相方哉令犹以為未也謂不有以爲  
千百戴之圖終恐不是以繼而前功復黎矣于  
是又議建一莊約為田二千畝始得上林海沙  
田二百二十餘畝又得东山次佐湖外之地六  
百八十三畝危泉有拘水廢湖素石畜水得也  
百四十五畝二者九為田一千六百六七八畝  
皆出官司之相視不妨不害民收地之遺力  
俱有水源以為灌沃募民耕墾假以資根畜金

新地皆成所階得禾稼實利以助費又將益永  
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是二千畝之數築  
倉於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隄之用歲者  
重費民遂息肩停五為千金之限斤出化竟使  
之地傳之將來利顧不博哉劉公又備邑人所  
請奏之尤重自之廟堂及當路請公尤以此莊  
之田依常平法不許它用仍禁官民月之請度  
又繼久 至天子如惠田里諸公相子健得甚  
說聖下俞音曹二階時今率吏民祇拜明命刻  
之堅砥以詔民人今之宰制是者薄書期會用

兮有尉曹之和哀築土象石兮折彼波臣之衝  
直韻如長城兮繚如方天之晴虹部使者主盟于  
上兮飛草徹于九重仰明全之伺衿兮朝奏而  
暮惟人欲之從墾田倍于千畝兮藏其收于厚  
中禁豪民之侵漁兮雖巧取而弗容化作閭兮  
土膏隆：變歉岁兮為年之豐良報畀：兮名  
稼范：獲之積之兮將櫛比而墉崇歌以訊之  
兮樂石是蒼赤子相告兮永毋忘令尹之功惟  
後人之勉：兮用心以公視比隄之闕兮謹勿  
之弥縫念經始之墉難兮尚圖切于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為邑每市三垂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與地  
廣記謂即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  
廣德二年始屬於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  
鄞縣地神龍元年監察御史崔皎奏於寧海縣  
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鄞姚村置縣惟西南有  
陸路接台州縣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縣志加  
詳焉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甫嘗為州  
長史道得其直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  
十里中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財回遠倍

之故多以渡為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  
五里此曰東宿皆朝退而少中途少懸海以候  
潮登而後善達回以山舟柁未多風張盜劫  
之虞隆祐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考逾主  
邑簿始擬二大舟輒播蒿檣器用畢備莫畧于  
操舟者月給之食置上渡以便少者晏然如在  
枕席之上所濟又知其凡邑人少歛之以寧  
待公生向何以能辦公日自督之職安得有方及  
其偶即委以征高亭旧例商賈以錢輪官以  
十之二為過少費既省蠲其半以惠之餘分終

晉輩闕置務角而諭之曰前日公用有例今一切  
不取前曹得百金則以一不實其中僅二年  
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燠又取邑之款  
如揭于邑庫遂以內此一再皆躬自督課費日  
而止借八案為用故能由耳以百之三款減吏子  
初孰能用心及州今月勳在社稷堂為然哉公去  
元以復以際廢而一再先陳古有修增從之  
因隨就首寸支欠徹田僧錄併為一舟以  
施心堪隔滯而移渡出區未免漫可覆傷了慶  
元四年六月永真師歸尺元札為年訪問疾者

耆老首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兵起之始  
上度林即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  
十一月既成又以次年之冬葺治田舟去枝易  
堅色、鼎新凡於段作至今年二月畢工修廣  
之度視前七款之若付器細大篤布各領悉循  
古規又月委官察以次提督用防姦弊功就布  
民不知邑士請祀其祠以謂趙云濟川之功  
未易遂及舍令尹忠憲商祿雍容治標此一  
舉抑可以繼趙公之成績俯有以為一方永以  
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築城中親見其成喜形



於色尤為一段前事夫子產以與濟人于湊府  
孟子以為惠而不朽為孫今前後色官之矣蓋  
能知為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及來者苟能垂意  
予不惑二育之利其有既名陳山有驛以為震  
容行人施塔之地時刻石驛中以認教人既然  
為直書之以補千里地志之闕云

玫瑰先生文集卷五十六

玫瑰先生文集卷五十七

四明樓

輪大防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桂州麗水府君居于灵芝坊今  
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  
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  
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序閣曰公風曰  
廣其居以為義宅聚集其中義莊之故亦在焉  
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欲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

守為場圃，既直無我，甚失道意。粟云所儲寓于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後地廢，改真城中，反寄他舍，病此夕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羊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于是厯告居民，盡除僦，直納期而遣之，不服者，詆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羨此舉，力主張，是後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為堂，以祠。

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詔立新倉，復泊現穴，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現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羊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其要，束以補應規，揭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季之柔，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既力贊其元謀之屬，公為記始末，公不佞，先祖少師叔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守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郵款附益，云云。

負終不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婉歎是奉  
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  
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  
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色髮之力既達則闔  
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皆以  
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墜簪以保其  
家良器以布衣而決意具起下惟義宅戴新義  
莊亦復整飾剔盡節省費人為數世之利用心如  
此後其英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  
自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一數年忠宣公已慮其

廢壞故治平請奏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  
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  
隨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  
同姓為此義事其難如此而况天下之大思所  
以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  
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  
今坐享飽煖者凡人若人如良器用心更相  
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  
不思自力甚者反為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宗  
臨之其悶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封公  
汪出也嘗隨斧掃裴回松下顧瞻後前中有一  
丘陵然奇峯迤峙秀水縈抱磬折面勢凶阜非  
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為丘陵出于人力者比氣  
象秀潤真吉寔也是為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  
君以才選為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  
范文正公王荊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  
先生為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  
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于此也生長外家建事

作之淵懿知忠厚之積業盡万物而不足報可  
不勉諸臣衰頽元庸方期謝事致望斯堂無由  
一拜于其下敢述始末而為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凡族春制有恩克保世祿信厚  
振々麟趾之時才學自奮見于該施于積少師  
相逢盛際受知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來元  
祐名臣賜对人侍祀如家人博洽醞藉翰墨之  
選帝筆昭回溢于中仍賜第崇成有子萊名迺  
及崇桂表子家達阜陵掄才輜軒載帝出成  
六條申畀一丸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四月神臯

如漢趙張子英姑蘇有嚴尊閣戶冊紳放增貴  
丘壑套壁之光聚于吾門顧瞻斯堂庸侈上恩  
是父是子並膺殊眷非止為榮干以示勸生子  
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八月廿日詔為故樞密節愍王公立  
廟賜額忠肅公年八月廿日廟成惟公主矣紹  
興間五使不測之虜卒執節以死忠烈顯著人  
戶知之大臣欲專和戎之功不以實聞故卹典  
多闕至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

曰捕曰机用禮權臣挾托遺表三邊俱震始後  
求專對之才以通好子虜捕捐軀殉國為人所  
難母天人人以節愍之事勉之張彊三往終定  
信誓祖孫相望盡在社稷可謂无負三槐之家  
風矣紹熙元年謚公節愍捕既奏功權帥舍肥  
尋月天邑清于躬求為乃祖立廟于是天子嘉  
歎且曰尔祖葬吳郡其廟于城中捕拜稽首退  
而營求合提點刑獄陳希攝府事為度基于郡  
之北真慶坊地周六三十丈奇闕門三楹旁  
翼二楹以八兩廉中為寢堂敞以高軒有公之

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祀鼎俎具列  
深邃崇嚴既足以揭處岳靈又啓旁舍以處道  
流買田續食使永香大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  
新廟成不可無紀舍碑之公嘗銘公之隨若  
平生大節與夫勤勞机辨之詳既屢書之茲不  
復列独著立廟之本末以詔後世竊現昌黎韓  
公為廟碑者三曰烏氏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  
衛田以弘止袁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寵及上世  
能泊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  
貴于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一決矣

宋名賢佳句形諸福筆便面者踰十數持憲近  
歲一孝宗出內帑緡錢萬嚴飾天慶觀親札丁  
寧示弗勤民之意神包膚藻數以賜焉乃今奎  
畫申放于以承  
二朝寶墨萃于私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有歷  
劫贊揚所不能盡者而臣何足以知此雖然益  
可稽焉堂以玉輝名則取陸机文賦石蘊玉而  
山輝之語樓以吳閩名則取蘇軾賴有高楼能  
聚遠一時分付與閑人之詩而宗袁之褒實用  
唐宰相李勉故可聖意攸屬昭然著見復揭崇

桂舊題于便坐植巖桂以环之始乾道間遊選  
聘便擢少師為副別授國書議事虜知其為宗  
老相與歎服以為借待時之說歸報蓋久而後  
益信師異稔承家訓力阻用禧用兵之議以是  
不令而未聖化更新復登迎聯委寄益隆俯俞  
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有自來矣惟昔者君臣  
際會一字之褒踰于華袞今少師父子才美世  
濟為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盈溢中衍有傳家之  
寶无登床之嫌六丁豐隆呵禁護持昭示將來  
以求无斁為不若孫碩瞻豐碑齊莊欽衽仰聖

之臣辭不獲竊考所元蓋非一日 國家親睦  
九族恩礼兼備神明之胄鯨衍盛大教養既至  
人才輩出獻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本  
崇國公世恬好學續文有聲前朝 徽皇命翰  
林學士承旨鄭居中為志銘知淮陽軍米芾書  
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嘉周公令峻及從蘇軾  
黃庭堅游刻而龕諸睦親北宅之壁間嘉周之  
子通判泰州子笈陪從 康邸最膺頸遇又見  
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既得墨本訪求其後伯  
翮其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贊負完庫以

近臣召為侍以家人礼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抚  
勞勉以温習賜第都城碑日趨中禁圖書之府  
曰于此可觀人間未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歷  
記舊事畫瘁賦守夜常身相仍傳洽典醞籍歌詩書  
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造具妙德壽怡神  
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廬邃嚴且給珍  
膳名畫法書鼎彝款識故訂商畧從容畢景序  
筆成書指法行草分齊稠疊王粲登樓及謝莊  
月賦則全而書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  
作逼真以少師鑒裁精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

告不志之士云云老退孝落加以病餘輒拾前  
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碑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異謂臣公曰身熙初年龍集乙  
未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  
伯驢父被眷顧師異由鎖所賜進士出身德  
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所居增創一樓以  
榮桂書其榜蓋據孝宗聖製聞喜宴詩桂林  
爭占一枝榮之向而寵之慶元改元師異卜築



吳門之畫錦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漢所藏  
真蹟匪惟後漢漢昭田之盛抑取實儼所謂五  
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 以崇聖崇儒石文高視  
千萬益久人之符應也 王上誤加獎掖寢塵  
禁近嘗因奏對以宸幹為請上首肯再三嘉定  
二年冬起家長武部兼天府明年三月見于便  
殿昧死申言土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  
三太字之賜未几入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  
典閑鏤鏤髹飾皆出尚方恍然從天而下周章  
蹴踏感激自誓思所報歆務刊泉石願有以記

生為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美以  
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  
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存事業與其家  
世履歷後竅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  
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于上中矣終之美豈  
云小哉近方為金華季氏為古文孝經詳說汝  
序同論古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惠不  
及者未之有也為之言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  
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  
之子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

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  
間于此復言若孝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于禍  
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別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  
末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  
為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  
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  
足乎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  
貴一節猶在其後盡大夫之貴猶非其三也為  
呼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乎公  
餘生先几深知兢慎得正而數所願加勉故以

公昇丞司宗方以同寮為幸而君忽焉亡矣哭  
之書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居之父年已八  
十諸子皆幼弔者無不傷盡迨其西去哭以二  
詩殆不勝情今一十有二年矣閏者閏焉不相  
聞知慶元之初公既授閏明年閏登科記見君  
之子道傳在一科又一紀而復來則乙閏其召  
命同朝五年復登館亭上著庭揖考切時、相  
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擢嘉定四年第  
一未見獨未識長子以傳聞公嘗名薦書一不上  
第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矣以

未繁羊要錄百卷真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  
然後知天之報施亦無差忒而子思家李曰盛  
為不亡矣子思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畫其言甚  
富如中孚豚魚等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鑿  
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  
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  
過人一字饒之德具治以有循吏之績其所抱  
負十未見一二此識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沒也  
五年七月癸亥考功涕泣而謀公曰先君子之  
葬兄弟尚弱方里亦無由相告已得後谿劉先

列植楸松楊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  
伸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戒  
之力也祖塋松竹有于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  
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為屋數楹  
於中以為庵廩是役也雖出于一力而事實關  
于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冀冥福君羣徒  
及子弟掃松公幹而至者自當館教于此如等  
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又至觸汗家舍祀奉先之  
本者自此幸毋啓此意亦互相戒飾僕使一  
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

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况庵僧乎此庵始建僧希亮王之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于其可後來者曰善得之

###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公預考南廟誠蜀人李居子思以審計司職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為多竣事公叨承外府君代主宗正簿

謂江水一段為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彌勒每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師薨于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于庵之後荷諸院相從嘗買鄰山以葬止茅館壽穴正在西山之間生艮向坤向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光為山五重惟此峯中立深秀正與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君以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仲兒嚴州郡治以明年九月二十日來葬庵之右屋通在

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于谿次不能於  
望為曲徑以八是時以仲先繼止無力改造先  
妣年已七十有四六不敢輕勤因仍几二紀嘉  
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建哀若  
之餘實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羣從衛哀  
冒王決意先期移建家舍以八十年左支右五  
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  
基于左半在田間築壘尤費工力幸及大事之  
前粗畢工役為屋三十余間造石橋三所材良  
工緻庶几可人于是始得神道坦平墓與平直

尋者七世祖大錄葬曰水雷家隩云世祖二評  
事葬大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于西偏相去數  
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宅之次也高  
祖十八正諫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郡二夫  
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  
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宴食上家隆旗  
鼓吹皆集堂下鄉里以為榮少師教授兗州時  
祖妣秦國夫人馮氏柩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  
人馮氏先卒得地于報周山之左今為水濟院  
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馮馮令人藏扁

榜然存約它日自居中穴夕遷秦園于左晚歲  
有國人上官仲恩獻金鍾山圖得于舒氏九喜  
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此  
墓二夫人葬已久金鍾墓城頗狹至今三故相  
去或二十里而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  
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此  
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  
以為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旌虎一山皆  
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  
下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

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勇大為墓所甲  
于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園之先塋在奉川桃花  
奧王氏既不振亦為買田建屋以奉香火凡其  
先厥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公既得歸  
日侍函丈一日欣山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詔子  
孫惟科勇氏克振家声光紹前人以燕後業庵  
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素不衰而又精力  
絕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為人子法  
遂謹書之使人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  
具始末也

長汀庵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于葵者因以為氏或者樓焉東京雍丘縣即祀之舊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為郡而望出東陽維閭吾族自肇而遷不知所始自公一以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安墓志云六世祖自肇適于明是公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小坡阨數十百晦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安墓亦不知太婆為幾世為何姓今坂墓可

外祖少師二十余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叔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為薦羞之祀遂為汪氏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闢包焉余村之墓始于十六府君其子若孫葬于左右者九十餘所迨今百七十餘載矣家舍三易歲久易址仲舅叔間既以度不可支吾乃營墓于松楸之東輟費于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為堂之間後出一間併為修祀之地前為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西廡凡六楹前又為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

堂之東室宗人維垣墓在遠過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板為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下可不移而辨下至庖福罔不備具靡錢五十萬一力為之贍中舊有田初出于諸院其子弟間有生計凋落視為己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制于是積系細徵益以俸入以充直取之用使僧徒歲仍例卷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為出穀以助它日尚將益之庵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為之悅然遂以名之止亭

閔烏惟節愍公土承三槐之香以忠義自奮風烈服灼膚此廟食之寵尸而祝之子以死存而歸其骸孫又以探虎沉而就功名既不益其先而又增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子曰為之歌詩以侑四時之享云  
公之生兮不辰役大艱兮期殉以身掉巨寸兮  
驚巖宸起布衣兮立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  
出乃死兮氣益振得要領兮折殊鄰辨懸河兮  
机若神救往反兮就和親功既高兮遭厄屯握  
漢節兮死朝紳地震裂兮天靈昏祀于河間兮



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墓  
千山兮祠千城之闈依琳宇兮輪奐一新省公  
之像兮凜然如存芳菲 兮薦艾芬洋 在上  
兮傷不見而不開公其新上帝兮叫九閩或為  
鬼以厲賊兮如張巡九原有知兮煥絲綸享廟  
食兮報君恩佑尔後人兮傳無報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慶大敵策勳計版幸綴群英心既  
勤然顏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万國宸心經  
畧于中原紫髯將軍抗劍之秋豈白面書生正  
教筵之月然用武必存文備當終德以來遠人  
况一士可以止百万之師寸舌可以賢五千之  
騎舉旗斬將者持匹夫之勇敷詩閱礼者乃元

帥之資了字徒知周難處強弓之古毛雖可用  
當爭雄大劍之開得奇才自足有為用真儒必  
將無敵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御遂敵賢  
能之書廣敷路以取人材詔直言以增士氣將  
取布帛之賤以為將相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  
默歆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男子羞為無用  
之塵言附鳳翼而攀龍鱗成起功名之願擢犀  
角而援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公者賦性忠貞  
受材樗散幸蒙青之永遠翼世業之永傳誓收  
亥卷之功益振青箱之存十載空隨于峯子一

荷委貺之荐臨媿馳緘之已汲共惟公官性天  
夷曠才地高明筆渾推鋒得駕岸膠之彥儒林  
振藻苑英俊造之科向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  
之客一方士子因已公亦多字中當路篇書皆款  
出我門下倚闕嚴呂徑挹超除公託契已深承  
顏不遠此命子坐正慙温故之稱又有我師全  
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茲授王大博啓信

賓具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樞衣  
之便抗躬喜甚刺牘先之恭惟公官賦軋兩都

名高六館文章換桂舟登俊造之材閭闔排雲  
首上治安之策詔閉言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徹  
于細糴褒語籠踰于華袞先生入太宰方將育  
天下之英才村廣文德冷官何乃為諸侯之賓客  
俯從新制大屈公言夙引仙舟雖覓三山之暫  
遠雲垂鵬翼會看万里之橫飛少取傳密長  
而情李開明覓句劬元齋日之祿仰屋著書  
不嘗說之謂頃藉鴉章之薦遂叨鴈塔之題不  
知七年待次之遲但喜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  
沾于膏腹要當力踵于黃趙既飛中川待我以

新業出疎詞章能敵受過庭之七試敢言康鼎之  
解順習雕蟲之土准及溫生之又手比幸登名  
于閩省夫何因迹于銓曹念舊季之未蕪我此  
途而岳進標觚榮翰是皆已誠之才歛板趨風  
咸望祀常之遇願如孺質乃英英游方期忘鶴  
之退飛敢謂雙鵬之連中獲高塲屋之餘習復  
逃川縣之徒勞載惟永嘉實名東浙鰲頭屢占  
在紛、白袍之間費舍宏開少青、子冷之康  
尚非儒匠唯主文盟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  
此非子坐廷招有若之議念得寵之過優復去

家之不遠無非撓倖端有資緣茲蓋伏遇公官  
旋幹化權主張吾道內外治既陶万國之泰治  
和卜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  
宰危雖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愆欲收置于  
門下茲試不龜之藥偶獲與于選中亟與除書  
實由大造公敢不益堅素履不負初心孝不如  
務師曾何劫于善誘敦然淡封困碩敢忘于自  
強處上副于眷封以少圖于報效

面交代李教授啓  
以不十五首温州教授傳

陸鴈塔之題恍如昨夢切鱣堂之選猥繼汝著

車謹議其秋霜烈日以爭嚴召駟重來快鳳凰  
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二主盟蘭省之中允  
屬品題莫近藻鑑維小善之占必以錄畫故天  
下之英雄而斯言之玷不可為尤費筆端之造  
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公敢不痛勺激昂益加  
詳謹對千人而不犯願尚友于先儒號一莊而  
復荒肯下同于流俗誓捐項踵以報丘山

謝誠中叅官除温州教授啓

就誠棘闈復售紹文之技庇司規市誤叨分叅  
之官慙无黃絹之好辭偶中表我之如選幸踰

望表愧益情涯窈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  
皆立王化尤先信公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  
士子產不毀鄉校益千載以為美談在西漢李  
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衮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  
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  
而為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黨以  
厲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李宮于四海延  
師席行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後設科而俾試放  
之徑識命之賦以規其材人寡隆精丸  
後選遺於中而司之意必兼孝子之長也公者

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為臣子當明辭勢  
秉机之嫌著之甲令以謹防文之疑揭之棘闈  
以備人門之問儻律度之不中宜衡鑑之弗容  
自非詞華驚絕代之工議論知古人之正又安  
得特加枚抵曲賜甄收既寬引敗之誅仍玷生  
文之選如公者伶傳无取坎壇數奇猥承簪綬  
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踵登桂籍者已三四世  
而不書鴈塔者幾數十年幸鬼弟之脰飛喜朋  
庭之少振頽修世季益文家聲溢由鄉老之書  
來赴春官之試孺子不謹嘗約日而汝期窮鬼

為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祀名之二者徒有不  
孝之愧書馬與尾而四者尚懷譴死之憂矧明  
見于條章乃自為于鹵莽深慮布章之賦不勝  
鉄鉞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主畧去片言之失  
力收一日之長委重醜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  
桐于廢不實賴知音既援例于先朝遂免章  
于清禁異恩俯及同輩皆驚雖不能高奪于錦  
標然固已寤踰于華袞三神山上人憐不及于  
鰥傭千仞經中自愧得陪于驥尾退量而冒良  
有寅緣茲蓋伏遇公官玉始名流開元故老公

言未售于有月良方之子必為箕有自未矣吹  
等之門而攻琴如不好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  
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為勝敵之謀三年不鳴  
期遂驚人之舉及奏功于里選僅廁迹于門  
雖叨鶚薦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磧已甘于左  
後駑駘敢望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拔茅實賴大  
人之推轂茲蓋伏遇公官才高今古名壓縉紳  
人居喉舌之司卧治股肱之郡愛民之子惟忠  
厚以持心遇事生夙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  
夫之用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杰與

檢擇公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敵死畏千萬  
人伯當成于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鳳魚  
掀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啓

薄技中程豈謂單辭之誤上恩從厚猶霑末第  
之榮請言僥倖之由竊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  
感不刊言竊惟選奉之下公本朝為考科條之  
備今日尤嚴九辟試于有司當守遵于成法未  
問詞章之江拙先現昌戎之從遠苟有一毫之  
差必為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吳常規維在

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女于天子難  
逃良反之記

通太守曾吏部啓建

恭甯疏竄宸庭承流侯服凡居庇情罔不欣愉  
竊惟左制之奧區袖以永嘉為名郡人才俊發  
接王謝之風流地望雄尊控甌粵之衝要海物  
惟錯生壘日繁屬歲事之多虞致天史之代有  
颶風駕浪萬衆為魚烈火焚燼一昔而殄八溱  
七早田野無以為生九牧十羊吏民疲于奔命  
闔境皆病源稟碩憂正藉虞升鄉為并錯節不

有夔渤海誰治亂繩既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  
達道恭惟公官秉珠照夜衝玉懸珠李自得于  
家傳美蓋由于世洛矧惟我宋衣冠之盛无如  
曾氏闕閔之高閣嶠壘名諱相門之清議南豐  
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朱若于門卓然江左弟  
兄輝映競馳雲日下之名門戶熾著遂為澤  
底崗頽之族頽如偉望立上要津早瞻使者之  
星未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无同滯之嗟  
听棘平及周周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亟異于  
著將使官府復見于太平閭里及銷于愁嘆取

齊國之政諒是五月之淹趣曹相之裝即听三  
公之拜公序不封道才孔痛人偶雷末第之名  
濫作諸侯之客敢圖會偶獲事賢明歡寒士之  
顏領託千間之厦順下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下終啓脩

恭雷榮膺宸誥起鎮侯亦瑣闥需賢將伏甘泉  
之舊左符共理暫為滄海之川先声所加衆聽  
皆聳恭惟公官序談四部文擅西科渾然金玉  
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將奔明主于  
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夫務百世之下



編藏既久閱望益高他由曲道以致才自紹九  
重之知己紳書東現徑路瀛州學士之聰典奏  
南官已有鳳閣舍人之撲上方修明號令鼓舞  
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淳之体隸求卿列首推  
宏博之才俾成予言仍忝內相天述作多出其  
手豈惟復見于長楊近詔詰自為之文端形上  
規于此如還五懷物之秘進趨鷄戟之場更籍  
剛方之資為專封敕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于  
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國坐令時論之推  
重惜无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休泉

之樂惟永嘉之古郡寔東澗之奧區乃命承流  
以遂均逸一麾出首肯為顏步兵之請五馬日  
隨姑尋王右軍之舊矧高門之名勝著此地之  
聲華南院世官猶有甘棠之遺受阿連客授尚  
存絳帳之餘風自閔成命之肆頒惟恐使君之  
來暮山川改現城郭增輝他控甌閩正有資于  
韜略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  
尤被冕旒之眷賜環在迓豈容皂蓋之行春視  
草居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開大拜以佐中興  
公季不知方寸非可用末科厠迹自憐書馬口

德再試得官人天盡蛇之贅敢恨入身之家食  
第慙多士之至盟好為人師真成不歸此死子  
坐日快弗堪仰子騎之出來幸二天之在望飛  
鴻遵諸咸敬姬旦之歸方泮水采芣獨喜魯侯  
之疾止

通部通判啓範

別駕功高夙仰聲華之茂廣文宮冷幸依花蔭  
之餘念少羨于趨鳧顧敢稽于饋鯉恭惟公官  
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并矢有條而不  
紊遇諸盤錯恢游刃以有餘矧夏永嘉甲子

東斷地望控區關之要人才承王謝之流正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抗摩彫瘵振起茲條德閔  
五月之政咸盡出二車之力贊少節驥足不妨  
風月之平分八選鶴行會見雲霄之狹步公未  
非適用孝不知方雜記同以尚疎在淵源而何  
有謬司芹泮偶及瓜時樂莫不而教之固切井  
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所依

通趙通判啓公侃

題仲奉之吳凜先声于海嶠門馬融之帳窈大  
庇于雲天仰德既深邇風古幸恭惟公官派分

銀漢秀挺瓊枝撐腸富万卷之書落筆掃千人  
之陣儒科振藻仕孫紫英排錯節干笑談破大  
觚于俄頃歎合江之桃李邑人猶見于去思依  
土暮之芙蓉府生但聞于生嘯春茲名郡密迹  
一却屬頻年有飢饉之失况比屋被焚凜之酷  
公私窘匱民吏仿徨方欣郡政之一以更喜治  
中之昇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止分春草他  
塘會見精神之踴改未播海沂之詠佇歸禁圍  
之班公才不及中序飛語上淵源意自敢謂好  
為人師茲導未明政恐此死子豈不圖幸會獲

在軒轅闔境傾心想望二車風未冷官修敬頌  
通記室之姓名

回幾錄參啓

夕矣向風恨无半面之雅茲為聯事幸逢三語  
之英解履非遥捫心知慰恭惟公官清姿冰潔  
真孝爾深玉笋瓊纒壓倒千人之筆牙籤網快  
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試于每山海嶠更煩於  
阮楹微市无擾求賦池塘春  
詩兄弟聯飛  
仔繼鵬鶚秋天之武公家傳雜以客授何堪喜  
聞都騎之來遂窈灵河之潤朋緘委既驚珠壁

之暗投短檠陳誠愧瑤瑤之匪報

四瑞安胡縣丞啓

一丁作吏敢具独冷之嗟再轉為丞喜見真清  
之考高調先辱謙德有光伏惟公官澤底名家  
雲間妙譽仕途詳練西淹黃綬之司薦口闡翻  
果上金閨之籍謂宜濶步徑登安津祿兩道晴  
又聽下邳之論事峨松掃竹不妨藍水之風流  
預想登仙由茲假道公宦游矣取客授向堪騎  
氣方來將快爭先之覩緘書敢遺少陳未見之  
心

回陳司戶啓

昔宮客授慙博士之不治槐笏宦游喜參軍之  
稱絕閭風火矣拜賜雖然公官理屈精深詞源  
淵奧早射廣庭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徧州  
乃淹賢掃俸錢寡膝固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  
明矣看琰之霹靂手高才如許迅召何疑公川  
遂同寅庶几承教日候入彊之告忽驚將命之  
臨廣文冷官維有聲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  
藏去以為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啓

沈在戾師垣館下登第後數故不復任

窮伏海隅久厭斗南之譽宦游仙里屢聞月旦  
之評省勒車騎之臨門更有文書之銜袖芳譙  
過矣自視缺然公官涵泳聖涯翔翔藝苑振三  
都之教吹胡五典之笙著漢閣招賢貴人致出  
我門下克階賜第天子謂入吾選中一官猶恨  
于樓鸞芳里忽嗟于退鷁維當邪正初分之日  
乃有疑以難明之人願得表尚无愧心維聖賢  
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於于  
齊主侍人瘠环好事者為之也科第空傳于拾  
芥功名高視于浮雲收還四海之虛聲自作一

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窮涖泗之遺經仰屋  
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句推殘膏以丐  
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几變沉舟而閱十帆之過  
剪翻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嘆紛  
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高懷馬老安知其  
為福然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安忘結綬之心  
當起據鞍之志公晚生乞似客授何堪久懷望  
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掩關却掩素欵靜退之  
風忘年定友猥及庸虛之子烏有瓊瑤之為報  
但驚珠璧之暗投誦廣文官冷之詩喜遇同襟

之容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求玩掌之歡

回永加存主簿啓

孺子名高方屈賜于傳頌廣又官冷乃先辱於  
緘滕擗詞繁然為札過矣伏惟公官季耽入索  
識洞九流提筆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影纓而遊  
帝所自致魏科精金百鍊而愈剛良玉參獻而  
後隻宜在瀛訓之送往現藏室之書俯就寫模  
尚淹鵬運高士不為主簿雖曰徒勞君不不卑  
小官何妨以志念可妙擢徑上要津公晚出先  
軍散村焉用黃寒自息豈敢好為人師降帳方

開正恐此非子坐独幸任郡素多賢僚康衡鼎  
來可共說詩之樂鑿齒一請便勝讀出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啓

宦游伊始方淹叔棘之棲客授無堪徒媿蕪葭  
之倚先声竦甚華翰先之伏惟公官人物粹夷  
天資爽邁宜甘棠之笏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本  
盡傳世孝卜試勾稽之賦倚看趣召之行公久  
矣聞名茲為同事高士為主簿固知公議之未  
平廣文独冷官但喜踈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啓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吳氏之仙更逢隱吏  
方謹先声之伺遽勤筆翰之頌恭惟公官孝有  
本原辭無枝葉論議醇正所得盖自于名儒氣  
貌粹温不可已知其長者騰蹕合登于要路酸  
宜乃就子尉曹不已警捕之淹舍膺台对之寤  
公家傳雖久客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仲素願  
篤年家之好尤激羨風

田郡庠啟事啟

冷官無取豈敢好為人師佳士有閒不當列于  
弟子伏惟公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岸瓊枉

歷倒于人之筆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  
已見日驚人一弟何足以恩子侍現奮發自致  
功名公久矣聞夙欣于議西辱取書之加竊歎  
陣美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宣罔既

通交代徐教授啟

讀鷹塔之題公歛用聖典贈堂之教獲與友承  
既慙揚批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  
修好在茲恭惟公官孝造今涯文高藝苑評彼  
處士孺子空當為光求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  
能似鼻祖今惟耳孫既已飛英声于千佛經中

固回追俊游于三神山上何為歷歲如就冷寂  
惟此邠餘王謝之風而為士知伊洛三季正不  
資于模範俾亦寔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  
所樂諸公之登臺宥會見國升公夙昧家傳偶叨  
客授望親庭于咫尺較吏考之毫釐曰冀先  
聲得遂掃教之志願瞻清峙用寬仲止之心

謝除刪定官啓

拔誠恩地倍頌大治之陶鑄定法清朝俾典有  
司之筆削密附声光之朱親承約束之嚴榮喜  
交深凌競深甚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華

考也之規小紀大綱秩然有序奇請他比或以  
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久虛之典宏開書局  
共議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總群言之首假刪  
詩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允摩研編削之流可切  
其送豈容濫咲有玷知名如公者才不適時資  
非近道雕蟲何取謾或童遊之虛声也馬有愆  
几作詞場之音崇敢歎十年之不謂但於三省  
以加二德之不修考方圖于為已斯未能信任  
豈專于為貧乃因客授之日益寔家傳之旨力  
考淵源之所自務求數季之半功抱素志以自



憐度此生之不肖竟緣色養來叩化鈞璞三獻  
而孰知岸五枝而或拙屬正人之警用於守士  
之滯留謂當在彙籍中必欲出我門下誦佳句  
于百僚之上有味其言持長綆於午飯之難不  
遺餘力卒令弱質令人化鱸雖知隔仙府之几  
其猶使及天朝之連化適承人之獲廁英游自  
為之謀不過于此茲蓋吞適公官主盟公道厚  
礼人材翊贊九重不顯彌綸之用精白一意曾  
何適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  
德如弟兄之不振荷造化之時深之遠顯以文

之享著以功敢言競爽公山用于前王礼摧于  
後實出殊私公敢不益励廉隅進修職業奉數  
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容弗勉

回啓狀元啓駢

清禁傳鳴喜同第一之選長成委脫更驚駢回  
之工恭惟公官學賦三冬才優六館馳雋者于  
藝苑承一門詩礼之傳有火村于所庭為四海  
英推之冠賢閔增氣里社重輝盡從臺閣以問  
津今見功名之叢輒以頌由殿幕先揖辭華待  
尼父于李孟之間愧又德之非據舉公孫為賢

良之首仰天鑑之独高敢意謙為友為異謝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啓房穎以堯首通判  
名州任內

便親求外仰崇化舉之餘武郡之官適在帥垣  
之下依仁者自稟令無譁敢修大府之恭庸効  
小夫之智恭惟公官爽邪哲匠名世真儒以平  
生不欺之心為古人有用之孝悌之不清清之  
不独儼然公輔之資束非可招去非可麾卓爾  
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詞色不以假人  
敗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  
衆心久為朝久論思之臣遂登夙夜有密之任

進參政拓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于

儒素君其酬應之確了無開于戚疏苟日才能

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應意消故用是不容動

搖而朝列為之肅靖坐鎮雖俗遠追謝安石之

習共致太平咸望揚公權之相既明且哲善始

以終出致大邦寵分秘殿七州訟理民不恨于

田里之間教月今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

留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合開袞綰之歸西正

鈞衡之拜公堂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金科願

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牌曾弗措于一辭而陪典

頃之嚴倍骨生成之造會同半刺許置外負幸  
下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匪崇深照亦得此  
小望故軍以死遙奉書與而在即獲承葭水之  
春尽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徒以負乘而增愧  
登龍未遂尚須假事以否以愛日方舒之威將  
勁願為宗坊之重益精苗為之調

通吳給下啓

甘泉宿望夕懷睇驥之誠別乘齊負臺有夢龍  
之便敢修柔劑以代光游恭惟公官命世偉人  
奕卯哲匠才雄方天而持之以止名滿四海而

取之甚廉出一西朝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  
鑿璫闡寫批勅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  
訟理民舉如于田里之間帥閭令以人句得于  
湖山之外掃蠹原而略盡清狡宄以一空不惟  
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  
屢膺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猶俾斯人之否望告  
歸神武直將與世以相忘容與千巖之中傲睨  
群物之表凡烟霞勝絕之地皆伏屢經之區  
不流水而上青山因如是適身赤城而名絳闕  
豈得長間况資元考之吐猶將任舊人而共故

丘壑皐夔衣冠巢許民具爾賸股肱蕭曹腹心  
良平公其毋遜其晚生無似薄官徒勞涉筆金  
斛條更三載兼官士牌弗措一辭惟父少之年  
益高念菽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  
請治中將遂迎親之樂強顏身外未去歲郡之  
方幸門墻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青光  
之末如見古人儻粗傳玉豈之餘願為弟子矣  
我方熾仙隱狹清歛尚昂之茂調為宗初而自  
幸

通韓運使啓

伏審拜息天陞將漕日畿旋馬負圖以寓遠嚴  
之直木牛輓粟以資幹運之才凡隸部封奉深  
杯蹈恭惟公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赫元勳  
具載鼎彝之刻言餘烈尚存帶砺之盟仰昆  
季之橫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赤壁增大江形  
勢之雄雋李嘉禾帶近輔恩武之洽剔嘉原而  
俱盡掃攸沆而一穴齊民依冬日之温老吏懷  
春水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  
能臣乃擢賢身惜一州之歛惠俾列郡以現風  
問津清禁之途接武昨朝之列致身自奮以興

嚴修之褒活周有謀小試管蕭之亞不勞鞭計  
坐致錢流便登簪橐之聯俯慰縉紳之望以  
能各取學街尤疎涉筆刑章碩安知于八律典  
名史牒曾弗措于一辭惟親年之益高念色養  
之多闕偶逢新制求倅偏州乘馮雙鳧願何知  
于多少懸疣附贅適有愧于駢枝莫知閔決之  
宜幸屬按臨之下願廣方間之大庇俾雷九里  
之餘波展驥何堪徒以負丞而與歎登茲正阻  
尚須假事以有以

回王主管啓錄

東閣同趨曾蒙願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詹高  
隱以飛遥荷漁光之過厚恭惟公官神鋒秀整  
筆力縱橫以紹家聲善室甘棠之笏親傳世季  
尺讀牙籤之古盍上享途以摠雅志依芙蓉于  
邊徹俄賦歸來奉香大于仙都姑為自適正恐  
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價藏以佐郡無堪  
門自喜屬暑之疲甚媿孫報之罔然

回寧海楊知縣啓烈

蝕粟周以力圖補外贅員別乘恩許便親喜同  
事之相依荷貶書之先辱伏惟公官調場前輩

聖世名流樓枳海邦籍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  
盍從三館之遊尚為墨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  
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用之已深喜瞻承之  
伊迺縱橫老筆歎才氣之增雄蹀躞征塵媿報  
章之弗稱

回石司戶啓 宗昭

聞公子之名喻于十載識荊州之願始自考秋  
既暇持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茲求佐郡深喜  
為僚素有三語之无同未省千人之小異何貽  
緘之先辱審公徵之時歸喜不自勝言何能及

伏惟公官學期千古用適乎今高挹儒科振家  
聲于奕世首為戶掾贊郡政者累年豈容州縣  
之勞今以產園之選君既不為駢儷之諛語我  
亦矜言去就之私心自惟名堪碩將為州三尺  
所出四年其百用之則日捨之則歲詎敢論古  
人之懿德而小且入公不出要皆允吾道之中  
惟親年之益為愧色卷之可闕每切望雲之念  
惧垂愛日之誠幸不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  
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優正恐負丞  
之請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

未知攸處既逢直諫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賢下  
之先請益為便凡此地當知之事与平生有用  
之言不辭其愚願悉以效

回添美錢節推啓 慶祖

處以治中司慙無用置之負外所向適同喜傾  
盖之非遥荷貽緘之先辱伏惟公官家声赫奕  
性地純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  
而息欲為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斧  
暫煩婉畫來佐賢侯不務桑梓之邦徑入芙蓉  
之幕會聞交薦別遂趨遷茲叨佐州浦及視事

一笑莫逆俱為駢拇之流同官為僚尚特斷金  
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啓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鳧來下忽聽先声方慙  
佐郡之無堪深喜為僚之有託伏惟公官性資  
通敏問學邃深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後政  
何有寔蜚仕路之英既通藉于金閨聊假途于  
墨綬惟茲海縣在四明之台之間久矣邑人有  
卓茂魯恭之望矧叨東契尤切寸心辱華翰以  
過優愧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參政啓成大

恭審謁起柄臣權分制閣九重前席方深共政  
之圖子里褰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頓改號令  
鼎新九屬按臨舉增杯舞恭惟公官儒林師表  
全代宗工奕王有為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  
合遂超兀萬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縵綸  
批擬追還盤詰之風抗節殊鄰平懿我夷之氣  
威名日著宸眷深隆謀元帥于西南愷皇吳于  
徽塞令日八桂世祿伏波銅柱之規畢浸西川  
人服武俱羽扇之畧造參奏格光輔大平適辭

丹陛之風雲高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  
相忘屬名藩美印之初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頌  
帝綽併護瀛壖姑為試馮翊之少子無薄淮陽  
之志仰体 皇上憂顧之重俯矜民主凋瘵之  
餘叱馭徑以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  
刺吏之二天傳填抗之先声極抗摩之至意吏  
民相賀知有所依旬月之百生以無事輕裘談  
笑澄瀚海之驚瀾健筆流傳播雅林之佳句  
消愁坎條變謳吟諒課最之易軍恐公歸之唯  
緩台星兩重現齊色之祥泰山巖人式副其



瞻之望之夙叨鈔治久去門牆贅負于茲阻奉  
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手抃之耳尚為假事  
之謀力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叙勤誠畫戟  
請深薰絃和暢祈為免詭之眷益精尚七之調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啓

四明樓

鎬大防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句稽更許引  
嫌而易地事應如燭人以為神倍煩致曲之私  
益戴不賢之賜伏念小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  
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與寶牒討論之本貳  
戩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  
制幸遂贅負大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別

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考之書，復捧三州之  
檄，苟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  
索長安之米，甘作畸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  
金之諾，屏身逆旅，妾意洪鈞，不因信宿之間，忽  
被生成之屋，方群才之競進，或參月之曲當，是  
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  
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當  
隱，范蔚宗謂郭泰為大司馬，遷以趙談為同被，  
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從元  
正有近比而律徑端，為此文非敢為循牆之恭。

姑以避八門之間，荐勤敷奏，許以狗私，再窺天  
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  
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頓雲興于四嶽，蒼蓋伏  
遇小官，聖時間氣，王佐貴才，進退百官，而坐廟  
朝，悉從公論，總領衆職，而稱上意，專幹化叔，於  
屬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田遠外，徃被甄  
收以敬，不仰首厚恩，服膺高誼，况獲居典領之  
下，尤得附声光之餘，譜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固  
國士之根，誓竭疲駕。

通温州支代沈詹事啓

以下首知  
温州任內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  
諸侯之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  
再辱五雲之旣揚謙甚矣揚分悚然恭惟小官  
學貫几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于凡品心傳自  
得于遠徑嚆道真派聖涯信師支淵源之遠穿  
天心出月脇仰文章黼黻之二首振臺榭早膺  
睿獎游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察推高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師垣  
凜威名之猶在閩小江因懷惠愛以如斯猶瀛  
燭未識于旌旄故上意特分子符竹教條所及

掃狡宄以一室政務日清剔蠹原而欲盡暮年  
而變百堵皆具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煩方略  
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枕摩多暇賦詠流傳繡口  
錦心在寺接王楊之舊風樓月現從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與泉麾之重佇宜歸奏  
別拜褒遷刺史之為三公盛存故事人之主論  
一相用佐中興伏念小晚出無堪宜以自信當  
血氣盛疆之際不能大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  
之餘豈復有敢為之志茲叨郡記遽迨我期雖  
懷為養之私未識牧民之体仰惟耆德崇拜一

風庭內芝蘭已見未韜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為父以退慚孤遠敢  
謂交承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矐若平後豈  
奔逸之能追尚須修敬之初即請告新之益暑  
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苗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眷

回瑞安吳知縣啓

朱韜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履臨民正酒邑  
大夫之助同寅為幸良覲非違伏惟以官壁水  
勝流桂林秀士絺章給句登騰場屋之名錯節

盤根尤藹晉紳之譽尚淹濶步俯就徒勞已振  
改于羅川更字入于安固一同何幸獲依明府  
之仁三異有問行應清朝之選以疎愚自信憂  
患何聊忽為双旌五馬之欲訪孤岫中川之  
舊人情物態雖曰素語吏事并條正資協濟曾  
未馳于尺牘乃先辱于朋緘欣荷良深敷宣因  
既

回沈主簿啓吳傑

別十五年願復為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  
鄭公之鄉入境云初飛緘之暇不圖前輩先辱

英詞伏惟以官厚德鎮浮高風立懦奮勤孝殖  
視富貴若易然脫悟性空置功名于度外笑孟  
嘗之下客為羲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  
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毫  
期稱道之賢益僅有存者以見鶴書之聘仍加  
鳩杖之扶乞三考之格言為千載之盛事以頃  
因容授獲典英游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  
好校薤一本惟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惟寡罔  
之貽謂敬俟及借也而相師冕便當從味下以  
俾德公

回楊秘監啓

小振自佐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我皆英  
躔吹借之私垂問甚勤搗謙良渥再念一登未  
第曾因公諱而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  
避雖口周人事神之象亦惟窮鬼轉喉之妖敢  
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  
唐依益切感叙美  
殫

回王原父主簿啓

頃傳新作慙妄正于雌黃茲荷勞謙喜再來于  
天素及期遠到學有雋功曾日月之幾何竟詞

章之頃進水惟公官才由天典業本家傳孔鯉  
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因  
既決世科寔登宦路移平昔窮經之力為一時  
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成他時遇言可代  
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虫之技小謂白  
圭之玷固白可磨而清渚若毫豈如無有不量  
衰朽輒指纖瑕非惟欲禎于聰明抑亦願加于  
砥礪今則下語俱當屬然更二回念舊編如出  
兩手雖未至甄零雲之氣然已有咄咄逼人  
之風盱衡以視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侔不

必怪竒以為高既不當窘于邊幅之間又不可  
施之廊廟而駭又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學之  
未央諒蜚英之有助君如斯輪者須保手而應  
心此若持衡然惧俯首而立地果或亮我尚惟  
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啓

澤底名象素聯扮社雲間後譽未覩芝眉辱華  
翰之先臨喜高詞之翔見伏惟公人天資近道  
學力過人繡口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  
已蜚揚屋之聲豈大才之未逢何小敵以狀怯

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劍而盟者乃敗  
北之餘試看今日著朱騎馬之流多是前年點  
額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三等欲  
大振于家風惟益修于賢業自慙也拙莫助掀  
騰輒馳誠以附鳳足之還方洗眼以俟龍頭之  
選

回張子安教授啓

謝作辨虛跋

虛以擬元仰儒先之迷作言不盡音意真孝者之  
終擇惟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實探願索隱  
者足立言頃尚多于闕文後獲逢于全快蓋丁

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  
且言合慈木之時親曾親德深之說既逾三紀  
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蘊輒伸  
末議具載舊聞初終未有演象之篇故尤欽于絕  
識及今見終微之論乃盡掩于前功念其生不  
得用于時賴有此可少見于世况家傳之甚的  
實鄉象之所推綜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  
併為辨明豈惟慰九原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  
伏惟以官象尊從祖力取世科知與孝之有來  
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四僥六

之二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柯殊孔氏  
之還振以瓊瑤徒媿衛人之厚

回上虞社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  
見于二唯琴劍踵門文書銜油大篇見憐才之  
切長箋之知種學之深陳義甚高樞譙似過有如  
衰悻自揆庸疎論道德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  
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顏尚冀  
均岳字照

回陳勝私先輩啓

謂沙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為  
侍講之門握手定交傾蓋莫通伏惟  
素讀天分史高盤萬卷于雲夢冒中巢四于于  
康廬山上及見開元之故老尚開正始之遺音  
右事今事問無不知儒家道家應皆如響稍窺  
新作歎溫厚尔雅之丈側聽高談真直諒多閱  
之友言誠可用季有自來蚤負俊聲盍是崑山  
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  
孰聆蕙訓遭虜兵之肆燬寓家舍以偷步荷先  
正之相求闢教掾而共聚窮百家之奧昔信一



代之偉人王紀以還上來過于仲舅交臂而失  
恨不拜于下風豈謂莫年得遇賢嗣自幸無涯  
之樂且間未見之書游邊忽作于宵征訪別更  
塵于夜辱于生能几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  
如餐之祝會從練籍或現破賊之童

回翟司戶啓 大正

眼忠惠之美名固已踰于四祀聞孫魯之競爽  
魯未識于一人喜戶掾之鼎來抗衰蹤而自幸  
伏惟以官家傳來遠天分更高書讀五車多是  
牙戴之舊仕因三語密奏蓮幕之游諒無暖席

之温即有父章之荐社門老矣承問欣然倒屣  
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尚傳前輩之  
風流

回劉監場啓

客授仙鄉夙聞後登屏居海嶠喜聽先声知望  
履之匪遙荷飛緘之下及伏惟以官性資純厚  
罔季還深毓秀簫臺真得江山之助策若楓陛  
榮登將相之科宜徑為結綬之引乃俯就熬波  
之職時則可矣君其升乎退念衰蹤再辱英時  
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几何來共一樽度笑談之

莫逆

回奉化趙縣尉啓

居閑已久喜逢梅隱之爽投分素深知是雲齋  
之子昭誠先辱修報何遲伏惟以官挺秀天支  
傳芳祖烈翩翩佳公子稟資固自不凡顯于世  
豪英游宦已知自立暫宣威于錄捧會接踵于  
青毡舊識一唯又迎一尉輕典徑造豈惟桑梓  
之必恭先壑相望正尔松楸之有託  
回魯案判謝復官啓  
賢者受誣与情久鬱至思辜復公論終明方深

贊喜之私乃勤言涼之寵伏惟以官世專清白  
政奉廉平奮通籍千金閨旋字民於花縣方政  
奮之旁遠俄毀言之上開乃以乾餼之愆重為  
白圭之玷叫閣徒曰欲復鴈門之騎投匭莫伸  
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尽釋猜嫌首吳故官  
遂登上幕自此非矣已知復玷缺之難惟以有  
之川遂赴功名之念此傳却振尋辱郵音荷雅  
眷之未忘媿莞詞之不敏容多福固匪吾人  
之當言皓易汗願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啓

頃自後聞已作於馬之計迨茲告老六惟仕者  
之宜况平生不敢為高至今日自應知上過蒙  
褒拂深荷謙勤及神虎挂冠之季幸酬素志若  
純馬負圖之直實出誤恩方此控辭未遑叙謝  
敢輪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啓文喜

七旬得謝方拜君恩千里貶賦印欵支頴誦高  
詞而增歎拊陋迹以何堪以仕未為貧才非適  
用數可命薄何望寇宋平除歲迂寢蹈涯分積  
有妨賢之愧遂而宰郡之行自頃投眉已作終

袖書東現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儷之工尤見  
淵源之旬惟我宋之體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  
揚劉始以藻麗擅石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後來  
爭奮分派寢差凡詞采之有閎或雕鏤之未免  
不圖晚景獲見勝流洗未習而一空視前良而  
无媿何有報酬之稱第知臧弃之榮

回真正字啓

給札北門首閱治安之策袖書東現先勤駢儷  
之文退視欺然勞謹逼矣伏惟以官乘珠照夜  
衡玉懸秋字量弘深吞雲夢者八九肯襟宏放

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科徑登左季茲更化之  
云始以急資為最先落筆萬言无非當世之務  
奏名九陛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迂後執  
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著孰比于  
秘藏嗟朽蠹之日侵六板讎之凡廢儻絕意軒  
冕之進能垂精竹素之日竭其心思磨以歲月  
豈惟辨正于訛舛抑以多益于見聞遠業采昌  
貴名增重此時冊府共推為行秘書他日正堂  
信可謂真季士有如襄朽喜見豪英頃聞禮闈  
之言頗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相与之

尤深強飾苑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獄啓

書舒鳧飛喜見章泉之姓氏亭名魚計可現小  
字之賦篇驚二室之俱來碩千金其何美伏惟  
以官季耽八素識洞九流雖離郊圃之居猶是  
趙家之王舊傳文獻不知哉世淵源時出詞章  
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寢廣慕用良深恨无半面  
之恩忽在五雲之殿惟上饒夙名于佳郡而南  
渡尤多于寓公東萊文清之重名典刑斯在南  
間稼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締繪之王揚為衣

冠之巢許列霜降水落之後擅日光玉潔之稱  
不圖加念于陳人使得遠沾于贖馥以倦游既  
久得謝重來慙共政之無堪歎好質之已甚屢  
嘗求去犹若當日陽果其未光者肅大昕之  
謁景翳以時入尚通殘客之來當血氣之既  
衰以筋力而為礼心存北闕欲振不能日薄西  
山不歸何待况茲踰七望八之際安有駢儻  
六之工猥以荒詞妄希雅好曾不介意无以為  
顏

回張伯修結交啓

貴賤雖殊無不須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  
善而從之愧我非才誤君永契惟朋友實為士  
之急務故古今以備人之大倫不取乎換有勳  
挾貴換貧每求夫友多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  
則一面傾蓋如故或至興思則千里命駕而  
道象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去不返俗子倫  
紛何足去倚貴勢以為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  
相遇雖款誠為盡小物所動則仇隙頓成任一  
死生因以知情者多以陷于利害賣而取寵者  
有之豈能無愧伐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

悵聖賢不可跋而及碩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  
其誰當今何遜伏惟上官勃宰為理窟慷慨真  
人英器大難容友為下士所笑才高无用直以  
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與之階遊故凡庸才且  
不足為位肯許陳餘之刎頸未逢范氏之殺難  
遇无益之交朋過輒忘其姓字時唯公瑛威重  
有守独典祖希情好日隆同心之言臭如蘭樂  
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水久而敬之惟情不可  
間而疎故人皆欲得而友退量陋質敢廁英游  
初期蓮社中不許謝坐居其列豈意竹林一乃

容向秀預其流果以雄文深為禱祀咳唾已成  
珠玉宝擲地當作金石声矣昭盛德之過謙益  
使小人之不称不區、何教断、无他雖相距  
一望之遙恨未諧半面之雅講問高誼日久矣  
豈若吾身親見哉將抱季任之幣而願交于下  
風乃尽嘉賓之心而獎成于後進以敢不竭愚  
者衆慮之得禪上性就季之明終身无交于矣  
琮一節不渝于風雨今自全異自異吾懶為玉  
川子吟我用我鄉用鄉君母作度中即語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一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四明樓

鑄大防

啟

代賀親王判明州啓

恭審顯冊中頒衍藩易鎮任隆分陝夕推大國  
之正宗茂強周成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遠驩喜  
一詞恭惟以官度席瓊源揮分寶儲天球不琢  
中全溫粹之資金鑑洞開外廣精明之照為善  
深知于敬樂退朝有若于无憑節旄兼兩鎮之  
雄劔佩願諸侯之貴啓封安北旋賜復于大名

出殿宛陵後分麾于東角靜練方屬于佳句昔  
襦已沛于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今自紅  
而左分 皇上之顧憂先声所臨疲俗晉慶禾  
聽教條之施設已蠲閭里之歎愁不知官高俾  
聳藩維而增鞏帶遠顏咫尺求休聞于無窮以  
連蹇欲生衰頽末路為郎粉省屢陳過輦之忠  
假守蓮城尋窈乘輅之遺偶緣水李之避苟安  
桑梓之居方為需制暮之期敢意忝戚藩之屬  
二天在望分日此日之社門廣廈俱驩尚哉它  
時之曳履

代賀史丞相啓

恭審顯膺帝制崇正台衡揔宥密之大權兼文  
武之重寄華夷震盪朝廷尊嚴恭惟 官有玉  
佐之才負宰相器開天闢地際千載之身嘉旋乾  
轉坤贊一人之号合聲動四海祀絕百僚豈惟  
倬起徒步以至公侯所謂優游都城以取卿相  
自星即在列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為鄉又廷  
重輪之月惟庸學甘盤而帝心久已簡在故爰  
立傳說而自論猶以為遲進既攀於龍鱗歸得  
承于鶴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衰衣之榮



大夫乘輕軒而遊寧及魚鱗之貴增二府之  
門地破四明之矢荒由古以來於斯為盛然而  
位望益重身名俱榮止有相須致太平之心又  
有高拱操戒功之意京洛廟王化之後錯碑冀  
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間既至于廟堂一日萬  
幾之務又賴於帷幄蓋春秋貴貨為甚備於承  
相得居為最深當此秉釣之時宜適投札之會  
惟伊周之事業用光舜其君民自然極中原故  
境之人追尚父中書之考甚老於州縣辱在泥  
途惟能于分以固窮尤秋乘時而射利劉尹知

已雖自知而弗如荀令進人將不進而死已何  
啻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於九重深喜鴈行  
之後磨蒼崖之千丈會當現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啓願

恭審漢魏大廷晉班左揆外領我庭之重兼提  
史筆之茂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具周  
道允賢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舊人而  
共政益功名滿人視聽故用舍為國安危况履  
兵措刑亦極帝王之盛將擢壬為宰以為將相  
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略遠姬公於王室何以

使四方之迂衡置裴度于巖廊自是使西河之  
聽命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以官正色立朝  
情忠許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  
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校免三穴  
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為重擢從禁路  
屢以改塗維持文武之權實行宰相之事主張  
公道具起治功夫何諗箭之深至徹羗旒之側  
方當名實之提數肯容邪正之渾殺初未辨是  
非九類市中之虎及大明豔涉卒魔衣止之蠅  
亟頒賜環人對前席暫登樞府之寄式冠衮衣

之歸金既久覆于姓名王鉉正須于調燮召詞  
臣于紫禁都人知祥相之榮宣大廷之白麻公  
設賀得眉之盛九州四海萬口一詞上方注意  
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祥有  
虞戒禹之辭爾為趨藜監梅膺高宗命說之訓  
當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无疆之休益展任綸  
以臻康又以依仁温久荷德深一聞成命之  
頌百倍輿情之喜免蔡燕麥回匪春風之上游  
馬渤牛溲願為棄寵之餘物

代賀蔣丞相啓

敬趨宸陛俯聽制麻恭審爰立巨貨進居瑞揆  
朝廷肅靜宗社泰和卜竊以人主必現其所用  
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胷中之素有不  
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蓋學論古之人求  
氣之說雖霍光之不孝與周勃之少文惟其器  
質之渾全教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絕人之  
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无愧  
千載之上云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卜官為國  
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直成顏閔之  
流文章承三變之餘迴出上揚之右家聲甲子

江左蒼望高乎斗南議論依至公澄也不清撓  
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乘非可招去非可麾蚤結  
眷知適像華要兄一時清切之選以教歲周旋  
其百矯蛟龍雖已得于雲雨喬松相曾不  
改于歲寒極論思獻納之一見輔贊彌縫之妙  
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全居居九五正位之尊  
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貴然而治体未定國勢  
未振雖甲兵之間不教于廟堂而怨歎之声尚  
多于田里當塗之士蓋曰歆之而又能命世之  
才独恨求之而不得比適宰司之虛席独因遜

續以矢辭姚崇之說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寤  
孝武端為一言凜然有王佐之風卓爾當天子  
之意允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歎蕭魯四海得人  
大似造象而卒臯月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欲  
士大息奔競之風上下无苟且之意富國強兵  
于歲月之頃移風易俗于禮樂之中迂衡之期  
拭目以俟一介何取半生无耳竊郎宿之虛  
名將遂及水之代仰台星之騰曜實深賀厦之  
誠庶幾公磨之蹤典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啓

恭審詔出中夜將復鈞衡之舊叔分巨屏始煩  
袞繡之行郵語四馳欢声一律忝唯以官氣全  
剛大孝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謂天民  
之先竟奉明主于三代之盛實為聖世之宗臣  
于重紳措切之間有旋乾轉坤之任維持國是  
振彞朝綱治已響于遂衡悲遽纏于陟祀上方  
侍公以共政士以奪服而為榮雖眷宥之優隆  
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到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  
執喪必待變哀而起惟開元之際共為於張說  
而嘉祐之時獨見于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

甫及祥琴之御亟分師聞之惟冷然御風姑少  
留于蓬島幸而見日魯不遠于長安福及京師  
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往分東顧之憂黃閣曰麻  
行正在虛之位以退慙頑鑛素出陶鎔迨落一  
障之乘又託十蓮之屬治大府而受的束恨无  
鳧馬之飛如厦屋之為幘幪自喜無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啓

伏審宸庭疏寵詞掖升華恭惟驩慶竊惟中禁  
之班莫重西垣之選弥倫世務論思居諫諍之  
先榮辱一言德勸出賞刑之表動關國体榮冠

朝行名儒既登善類相賀恭惟以官季耽八索  
才似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從歸于風關東  
南宮舍人之筆逡進立于螭坳比求層使之行  
無出明公之右我首相碩不知李揆之且來士  
論私憂或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廬而不撓全故  
壁以復歸萬里威名震駭犬羊之聚平生志信  
通行重貳之邦天顏為開國勢增重徑上紫微  
之直快吟紅藥之堦雖儒者最以堂制誥為榮  
而人言猶有典屬國之嘆眷知方渥進用永矣  
爰巧俗而至典謨正賴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

取卿相會摠任濟之規模，託契頗深受知尤厚。靜守賢侯之範，喜耳內史之除。大厦穹崇，窈自同于燕雀；飛黃騰踏，願少碩于蟾蜍。

代通鑿州正給事啓

激水開藩，謨蒙知己；瑣闥批勅，屢幸趨風。迨承山郡之流，復窈窕鄰之託。寅緣有自，欣抃宝深。恭惟上官道亨，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甘棠之芳，桀、揮、鄴侯牙、載之書，掣碧海之鯨魚，笑翡翠蘭若之戲，運天地之鵬翼，溢鸞鳩榆枋之飛。登瀛州，往躋禁路，肩險事之一節，際享嘉于

千齡忠若子，文仕無喜已，無愠情如徐邈。昔非介，今非通，錄舊季之多聞，冠近班之異渥。崇階苦砌，方欣星板之重游；鱸膾，尊羹又歎風舟之引去。欲前半夜之席，暫分千里之麾；陳象甚高，急流勇退，清風入詠，岳牧姑用于詞人，泰階大符，廊廟正賢于王佐。被恩有素，圖報未遑，偶緣水成之先期，已造運城而視象，小侯行事于大國，短札妄具于遙懷。魯之擊柝，問于郟，敢謂相依于唇齒，楚之餘波，及于晉尚。期曲賜于憐，幪燕寢，優閑暑風，清潤願精，調于嶗島，佇八東。

于鈞衡

代謝戶部侍郎奉陞陟啓

下走無能謬忝花城之貳當塗過聽謏形表字  
之褒一經品而便佳三下拜而受命寵踰望來  
愧溢情涯竊以選尋之公今昔攸重近覩所為  
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湛然妙絕冰壺之清徹  
雖方物紛至難逃風鑑之毫釐見誠通于百聞  
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子哉失矣覩其眸則  
人馬虔執未有斷然于相人之中幸之予于里  
之外自非俊彥曷稱褒揚如公者術典七殊能

如命薄生而多難天與數奇斗管之才六何是  
美儂石之祿祗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  
為丞于百里躬親丹墨日因蕪糠蔑有峨松而  
自娛少矣及承而受代著身俾究絕望品題敢  
期一帝之春風息到窮山之寒谷退不知據得  
之若鷺鷥茲蓋伏遇公官高識絕人大量容物縵  
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  
日進司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  
屈身而荐士伯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匠石揮  
斤猥及百圍之散涸鮒已蒙于升斗辟蚊難負

于丘山，敢不益守官箴，深誠存墨，小人懷惠，歲在寸心，因士報恩，見之它日。

代賀林左史啓札

恭審拜命，中宸書言左陞，故因非謂喬木，賴有世臣我家，再得青毡，是為舊物，望高位者喜，勤縉紳恭惟，官德度粹，夷道源淵，與掃千軍，于筆陣敢當我武，快狝步于詞林，無出右者，結綬丹墀之上，橫經朱印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于日月，從龍從虎，終感會于風雲，起八千里之憂，已著九重之眷，爰膺廣召，入覲清光，高宗存丹

盤尚記宅河之奮，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欲親咫尺之威，顏仍典起居之記，正埤埴物之筆，豈惟富貴之逼人，東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振，因披雲未遂，仰斗徒勤，儒分山郡之銅符，限奉侯門之珠履，聞置郵之傳命，慶朝廷之得人，夏屋渠，方託帡幪之記，蔭夢魂相，恨盈羽翼之飛翻。

代賀汪舍人啓

恭審光膺宸綽，進拜詞垣，縉紳歆稽古之榮，制誥見代言之体，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官



識際天人道隆今昔淵源與學倡諸儒以六經  
之 又挺持高風立懦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  
自許歲丹宸以佳知堂之堅許國之忠蹇之有  
愛君之節密居螭陛非堯舜之道不敢陳進批  
龍鱗雖貴育之勇不能過伏蒲論事居重日邊  
埋輪擊鼓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珥筆  
之聯承親擢于中宸涉清班于西掖借翻紅葉  
謝公徒說于風流日對紫薇白傳漫於于清貴  
惟盛德高親古人昔正官聯用明用制人可  
公道以塞梓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想闡于

風未究觀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功  
號令一新固已追蹤于軌妙規旣素定便將接  
武于臯夔以假守何堪依仁有章大厦成而燕  
雀賀知無風雨之虞灵丹化而鶴大升便有雲  
霄之望

代謝除提幸福建市舶啓

分侯麾于右括始終蒙全護之私總商船于溫  
陸委曲荷生成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  
閩嶠无司起于元祐金山珠海磊砢于萬室之  
歲輦書舄航琛奔走乎百雷之廣樓舩舉飄而過

肆賈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而求質利之平  
抑將綏懷而致声教之被是為遴選必藉通才  
如以者少也多艰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尝州  
縣之勞黽勉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郎者濫  
吹朝紳念尸祿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  
郡逮于二年布宣詔書不知萬里君門之遠施  
川象後庶幾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教  
閭閻之安靜益勤抚字以免譴何聞尚書之儼  
声理應退聽掃舍人之門外自恨無階敢謂大  
釣弗遺下体未作乞憐之態已切汪命之榮任

而為貧瓜戍既欣于非久思不出位嚮材或得  
以苟容自為之謀豈過于此茲蓋恭遇謀官清  
朝碩賴名世真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  
天開地闢日月可翼于中興碩在上司類自其  
本心而為官擇人尤為急務至如下走雖曰无  
以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互市寔  
出殊私以敬不俯激懦衰愈全晚境慕隱之  
節飲貪泉不易其心効孔机之清器貨燕無名  
之費僥逃瘴曠以振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啓

对松而哦自笑聶承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  
之質顧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  
既見齒已幸于相依恭惟小官性稟中和家傳  
清白一行作吏功名不試于著鞭三載涉明才  
術已聞于游丹宣勤勞于蓮幕通姓字千金閨  
方嘉運之鼎來宜享衢之潤步仕擇人而人不  
擇仕姑為金懶之游承負子而予不負丞廩起  
盜田之歎李美崔生之博清携景清之真去則  
行遲誰非恋父母之因間何來暮其如與民吏  
之謹預想登仙茲為假道涉筆惟謹若然視應

鷺之行黔突未幾行矣造鴛鴦之列半生從  
宦再轉為丞徒甘州縣之勞又出薄尉之下笑  
如標之無用愧若糠之在前雖舊戶之改必告  
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于曠  
痕玷或可磨當益勞于砮錯

代通蘇通判啓

恭審疏恩王陞武政金陵居百里而負丞仰二  
天而托庇時方遇喜會倍倫羨恭惟小官季殖  
深醇材猷敏邵哀如初湧告推大乎之才山或  
可移難安至誠之節名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

相會于半千閱閱當今之第一倫倬藹玉堂之  
言鼎彝書鳳閣之勳惟別乘之多才信高門之  
有子眷言建鄴令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大朝之  
風物絃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  
雄甲 曹冠貔貅之勇憂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晴茲異數屬我真賢已騰  
來暮之謠更聽不空之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軼  
之榮真有鳳毛以拾青毡之舊以材如樗散性  
若枣皆猥承弓冶之餘綴綴簪紳之列半生從  
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為丞及出簿尉之下及

瓜符代幸進前慈航葦欲歸深虞後患既托帡  
幪之下諒寬鞭策之求雙鵝願飛恨之仙鳧之  
便我幕知穩果无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仗墻寓  
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在木惟衛生之有經祈  
為宇初精調苗已

代賀鄧運使啓

伏審榮祥帝論寇持使節恭惟驩慶窈以自江  
而左最為財貨之源縣古以還夙號膏腴之地  
菽粟有如于水火山以不啻于金湯十國為連  
盡承風于外府三軍分駐皆仰食于太倉矧轉

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欲責成于  
例澱必也使乎痺因任于舊人無如公者疇為  
大任屬我真儒恭惟以官望重吏師行為世則  
志澄清而默斷用表駘以无苗元非百里之才  
多益辨小試一同之地綽有餘雖儒者當  
任于謀謨然利器必更于盤錯狗盜鼠竊曾何  
置于齒牙蚊聚蜂屯固不勞于才刃姦鋒逆控  
存牘交馳謂割鷄焉用乎牛刀處別駕始展其  
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于絃歌泥軾屏星俄平  
分子夙月任居刺史之半人而治中之資邦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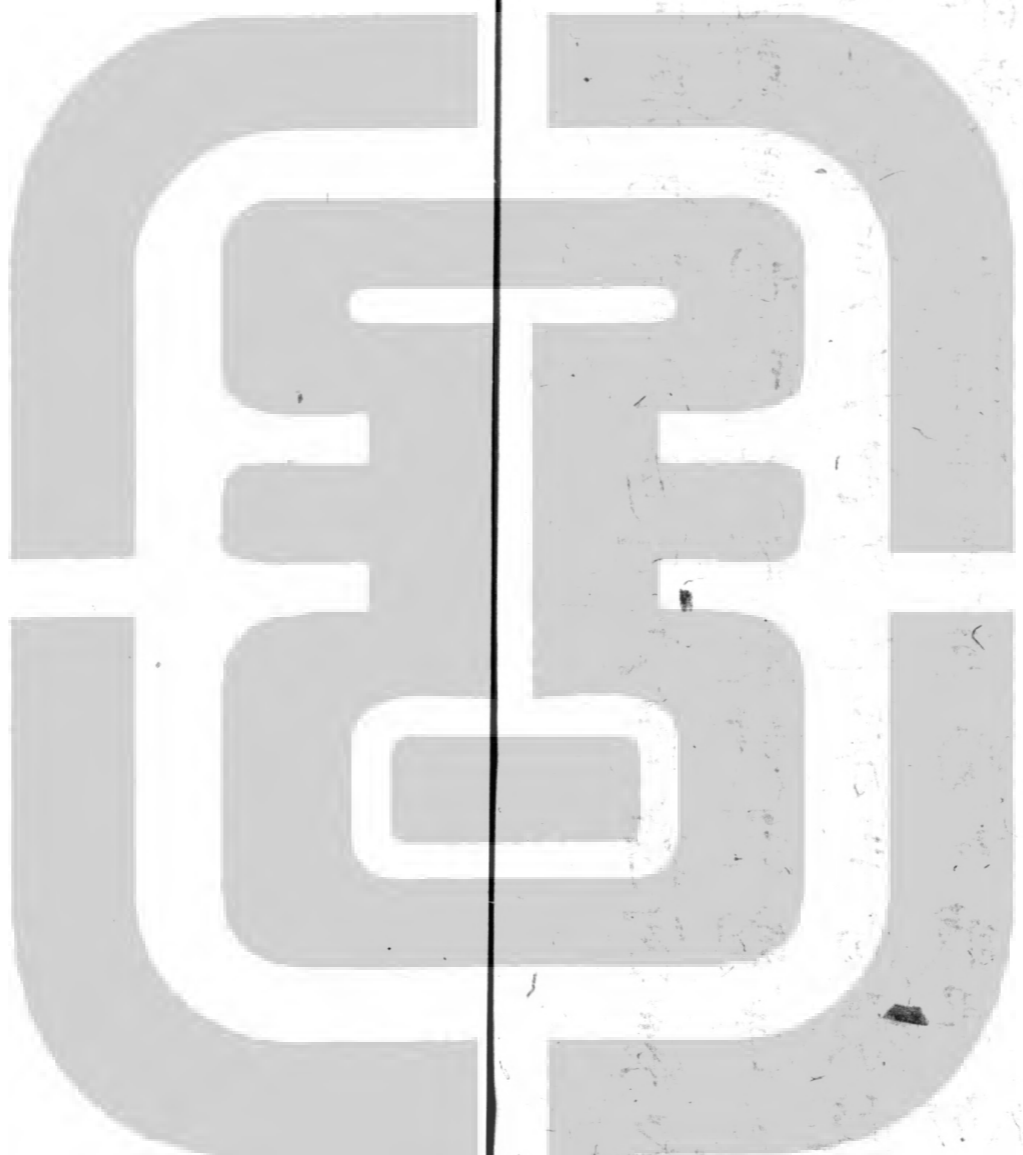
不空繫實王祥之賴老弱從借乃許寇恂之苗  
由萬家而治十萬家自千石而陞二千石吏民  
乃服其教化草木亦知其威名即地按臨方割  
東州之竹拂不歸去空餘南國之棠惟守正以  
不阿乃既跨而復振伯道載乘而之吳郡已為  
良守于中吳次公受詔而歸穎川終云治行之  
長者欲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  
關內侯有昔三之盛典增秋部使者見今日之  
殊恩邦人騰挽不留之歎江國吳來何暮之歎  
星隨駿駟夙靡列城魯未布于教條已想閑于

畏愛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節綉衣于焉借重  
諫未咨於暖席以郎膺于賜環以孱瑣魚堪衰  
遲有素半生從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為丞猶  
懼曠穰之訥名欲執鞭而從轡未遑持帚以掃  
門念小吏之入疆際鉅貨之持斧駕駕策蹇詎  
敢自安舍垢匿瑕不無所賴双鵝魚批魯莫効  
于鳧趨大厦既成徒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啓

行夏之時爰重建寅之統宋周之舊式謹次王  
之書惟道與時而偕以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

以官乘邦哲匠名世大才荷宸扆之眷知假使  
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懋乂期于死刑聽訟吾  
猶人必也使之无訟比暮年而振政与十国以  
為春茂对三朝倍膺百順以成早而况道阻且  
長賓履躡珠筵慕遥庭之礼寿觴浮柏莫陪進  
酒之儀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signature or a note, located below the main character.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s to be written in black ink.

